

争论记

（本文摘自石雁室在2080年出版的自传小说《隔离记》。）

从2018年贸易战开始，到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，在米国的免国留学生和侨民都越来越焦虑，不少人匆匆回国，不少人匆匆把家人接来米国。2021年冬，免米之间的民间信息沟通都被切断，从微信到QQ到FaceDime到Zoosoom都被禁止在敌方国家使用。令人感动的是，由于两国都有足够的核弹可以“确保互相毁灭”（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, MAD），因此没有任何“早打大打核战争”的迹象。不少两国民间人士因此将奥本海默尊为和平之神，尽管相关的祭奠活动引发了极大争议。

石雁室、一舟叟与张渡远，这三个难兄难弟从史丹佛大学博士毕业后，各自在旧金山湾区找了工作：石雁室留在原来的实验室做博士后，一舟叟和张渡远在附近的公司做工程师。他们在2020年2月以后再没见过面，只是偶尔视频聊天。石雁室的Zoosoom记录显示，他们最后一次聊天是在2021年12月9日。

2021.12.09

石雁室：大家最近怎么样呀？

张渡远：不怎么样，我又有三个月没出门了。

一舟叟：我也很久没去公司了，不过其实平时可以出去散步，周围没人就好。

石雁室：我已经习惯隔离了，根本不想出门。现在主要就是纠结，不知道怎么才能和父母联系。

一舟叟：对，我上次和父母聊天还是一个星期前，微信被禁前半小时。在那之前，我找了好几种别的app，但是我爸妈都学不会。

张渡远：学会了也没用，现在免米两国都有功夫网，那些app一周之内就都被禁用了。我觉得只能人肉翻墙回国了。

一舟叟：为什么要回国呀？你们搞互联网的现在国内已经内卷得如火如荼了，好多公司都从996进化到997了。

张渡远：但我在这里周末两天也完全无事可做呀。最近一年半里，我看了三遍《武林外传》，两遍《我爱我家》，一遍87版《红楼梦》，三遍《哈利波特》电影全套，实在是无聊到要爆炸了。

一舟斐：其实现在出门没那么危险了，米国人最近都痴迷于开室内新冠 party，户外运动还挺安全的，比如前几天老王就去滑雪了。

石雁室：老王不是把腿摔断了？

一舟斐：那他也没得新冠呀。

石雁室：这个例子好像也不是很鼓舞人心吧。

一舟斐：总之我的意思是说，在米国可干的事情还有很多，没必要因为无聊而回国。

石雁室：那照顾父母怎么办呢？

一舟斐：我觉得就算回国我也会在大城市，我父母还在西部十八线小县城住着呢，回国我也照顾不了他们。而且现在疫情和冷战只是暂时的嘛，归根到底，从这里回国也就是十几小时的飞机。

张渡远：我不觉得疫情和冷战是暂时的。

一舟斐：最根本的解决方法，是把父母接到米国来，这里医疗条件好，可以让他们安心养老。

石雁室：嗯，现在航班也断了，不知道怎么能接过来。

张渡远：我觉得父母是一定要照顾的，毕竟我们都是独生子女，也没有别的孩子可以帮衬他们。

一舟斐：为什么当年会有独生子女这样的政策，这才是我们应该反思的。

石雁室：肉食者谋之，又何间焉，我们还是先操心自己的事吧。

一舟斐：你看你现在，人在米国，用着米国的视频软件，还在自我审查。

张渡远：你说的这些问题当然都存在，但是米国的网络现在也是高墙林立。

一舟斐：你这是 whataboutism.

石雁室：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呀？

一舟斐：就是别人说你有什么问题，你不正面回答，而是说“what about XXX, he is also...”，说别人也有相同的问题。米国网络高墙林立，并不代表网络应该高墙林立。

石雁室：嗯这个有道理。但是现在全世界都高墙林立，我们也没得选。

一舟斐：这才能体现民主体制的重要，它可以让你有得选。

张渡远：你又不是选民。

一舟斐：我们可以变成选民呀，用手投票总比用脚投票方便。

石雁室：但是米国现在的政党和政策都是民选出来的，感觉结果也很糟糕。

(石雁室跑去厨房，取了一个猕猴桃来吃)

一舟斐：只是我们这些外国人觉得糟糕，米国的选民们都鼎力支持呀。

张渡远：对呀，这才是核心问题：我们在这里永远都是外国人。就算哪天你脑子想不开了要入籍，也要经过千难万险才能成功。就算你成功入籍了，也只是少数族裔，靠选票数量决定的政策永远不会照顾你。

一舟斐：我的看法不太一样。在米国，谁都可以游说、示威、宣传，归根到底是按闹分配。这样大家才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，而不是把许多矛盾藏在阴暗的角落里。

张渡远：我第一次听说，“按闹分配”还可以成为褒义词。

一舟斐：只要法制健全规则完善，“按闹分配”就可以成为褒义词。

(石雁室闷声吃完了猕猴桃，发现另外两个人吵得有点僵)

石雁室：我觉得这样的讨论没有效率，米国米国都有不少缺点，一个一个列举要聊到天亮了。我们都是学物理的，先有一个模型才能方便分析。关键是要搞清楚，在所处国家的选择中什么最重要。

张渡远：有道理，你觉得什么最重要呀？

石雁室：我准备继续搞学术，自然关心哪里更方便做学术，哪里经费多一些，讨论水平高一些。

张渡远：这可难办了，据我所知，恐怕是国内经费略多些，米国讨论水平略高些。

石雁室：对呀，所以我每天都举棋不定。

一舟斐：如果抽象一下，可以说这个是“**事业认同**”，觉得在哪里对自己的事业比较有帮助。不过我现在的想法比较直接暴力，哪里给的钱多就去哪里嘛。

张渡远：我其实对“事业认同”也没什么执念，无论国内还是这里，都有不少企业在搞研发，有不少有趣的工作。如果我们的目标是“成为一个厉害的工程师”，现在看来在哪里的区别不大。

一舟斐：在我们硬件领域里，倒是米国技术优势还大得很。不过我也不是因为技术优势才想留在米国，主要是觉得受不了国内同事们的生活，周周九九六，月月富士康，太残暴了。

石雁室：这就不是“事业认同”了，变成了“**生活方式认同**”。

一舟斐：我觉得“生活方式认同”是个没有悬念的问题。国内工资是这里的一半不到，工作时间是这里的两倍还多，偏偏房价和这里一样，有什么可讨论的？

张渡远：但是回国去个大城市，步行五分钟有小饭馆，地铁一小时能看话剧，周围还有一大堆狐朋狗友，我觉得还是挺有趣的吧。

一舟斐：你已经出国七年了，现在的狐朋狗友恐怕多数都在这里。

张渡远：虽然都在这里，我们又不敢出门见面，有什么区别。

石雁室：新冠还是个暂时现象吧，西班牙大流感也就只折腾了两年多。

张渡远：人生有几个两年？我们现在隔离已经一年零八个月了，我的人生进度止步不前，端粒老化倒是一直没停。

石雁室：嗯，发际线也越来越靠后了。

一舟斐：还真是。

张渡远：去你们的。其实就算在疫情前，这里的生活也是一潭死水，看得出来现在和二十年后有什么区别。

石雁室：人类历史上在多数时期多数地点，生活都是要么一潭死水，要么是“欲求死水而不得”的战乱纷争。像是过去三四十年国内那种生活变迁，在历史上是极小概率的事件，你现在回国也不能期待以后可以重复吧。

一舟斐：而且就算现在在国内每天激流勇进的人们，你猜他们乐不乐意每年拿二十万米元在死水里泡着？

石雁室：日进斗金那就不是死水了，应该叫宝宝金水。

一舟斐：好冷。

张渡远：一点都不好笑。

一舟斐：说回来，我最受不了的还是免国公司内卷的趋势，无视劳动法，全民九九六。

石雁室：国内做科研的人们也很辛苦，听说他们的实验仪器24小时都不休息。

张渡远：“内卷”当然不理想，但是我们当年也都是从国内一路内卷，变成了顶尖的东亚做题家，这才有机会来米国读书呀。现在我们如果回去再去内卷，应该表现也不会太差。

一舟斐：我可受不了，你还是自己去领福报吧。我最近一年半就没有在十点前起过床。

张渡远：我觉得比内卷更可怕的，是连内卷的途径都没有。国内要上大学都要高考，要当公务员都要国考，要进公司都要校招，虽然竞争残酷，反而能保留一些公平性。不像米国，本科学费就

把多数的家庭劝退了。要我说，米国现在就是在用几个全球垄断企业赚取暴利，同时用廉价的乐趣和仇恨转移大众的注意力，让他们注意不到日渐消失的社会流动性，本质上就是种姓制度。

一舟斐：正因为如此，你才应该努力进入这些全球垄断企业呀。

石雁室：而且国内也有不少舞弊走后门的事吧。再者说，如果像科举一样，人才选拔全看考试，也浪费了许多社会资源。

张渡远：这些考试和内卷当然不理想。但是我读本科时，国内大学学费是5300人民币一年，米国是四五万米元，我们家每人卖三个肾也没办法在米国读得起书。

一舟斐：你其实就是说，你是国内内卷体系的既得利益者，所以你坚决捍卫内卷。

张渡远：我确实是国内内卷体系的既得利益者，所以才应该回到国内回馈社会呀。

石雁室：但是你就算回国，也只是给资本家打工吧？

一舟斐：同样是打工，当然要选择钱多事少的。

张渡远：我觉得总想着自己是“打工仔”，会使自己的精神矮化。

一舟斐：所以你是……XX主义接班人？

石雁室：我们还是莫谈国事吧。

一舟斐：你看，你又在自我审查。我估计如果哪天我们的对话变成了剧本，发表在某个公众号上，“主义”前面的两个字也会被编辑改成“XX”。这才是恐怖的地方：并不是免国有人在时刻盯着我们，而是言论审查已经植入到了我们的大脑里，我们就算人在米国，用米国的软件聊天，脑子里仍然有一根紧绷的弦。

张渡远：这个我承认。不过……

一舟斐：我猜你又要来“whataboutism”。

张渡远：还真是。国内的政治生活当然不是人见人爱，但是米国的政治生活更是一片乌烟瘴气吧。无论是2016还是2020，大家都不是在选择自己候选人承诺的美好生活，而只是表达对对方候选人的憎恨与恐惧。米国分明已经是两个国家了。

一舟斐：之前米国这么分裂的时候还是1860年，不过那次伤口也成功愈合了。

石雁室：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讨论的，其实已经不是“生活方式认同”，而是“体制认同”了。感觉这些话题越来越不适合发表了。

张渡远：怎么感觉你就像是报幕的。

一舟斐：我觉得更像是《拳皇》游戏里，比赛前会有个姑娘举着牌子，上面写着“Round 1”。

张渡远：活脱脱一个工具人。

石雁室：闭嘴。你们接着吵，我去开一包杏仁慢慢吃。

（石雁室跑去吃杏仁，把自己静音了。）

张渡远：说回1860。在那个年代，虽然每个男性白人都能投票，但是只有少数的政治家和报纸才能发声，因此仍然是一个“君子之德风，小人之德草”的时代。这样的体制，不像雅典的直接民主，反而像罗马共和国的寡头政体。所以当时的米国才能像罗马一样，既可以用民主的口号激发人民的斗志，又可以用一个精英集团保持行政的稳定性。而现在，所有人都可以注册几个账号，对自己完全不懂的事情品头论足。所以民意动不动就被随机地裹挟起来，做出各种愚蠢的决定。当年雅典在伯利克里死后就是这个德行，大家都觉得“犯我雅典者虽远必诛”，硬是远征西西里，结果搞得全军覆没，直到连城市都被真正的敌人斯巴达占领。还有抓捕本国大将，处死苏格拉底，都是这个时代的故事。现在的米国也是一样，如果一个人搞不清楚地球是圆的还是平的，为什么他有权在社交网络胡说八道，有权投票选国家领导人？

一舟斐：你这个说法有点危险。你其实是在怀念“君子之德风，小人之德草”，认为普罗大众没有民主的资格。那你自己就有资格吗？你怎么能确保有资格的几位肉食者会为你考虑，而不是想着把江山传给自己的子孙？你这样的想法，不仅不合米国国情，也不合免国国情，恐怕你还活在大清吧。

张渡远：你误会我了，我当然不是宣传“君君臣臣父父子子”，倒是更支持“精英治国论”或者 meritocracy.

一舟斐：那不就是大清的科举制度吗？

张渡远：我是觉得，无论民主自由还是开明专制，评价的标准不在于它们是否有崇高的道德原教旨主义，而在于它们能不能提高国民的福祉。黑猫白猫，抓住耗子就是好猫。

一舟斐：如果只有一只猫，就算它抓不住耗子，你能把它赶开吗？

张渡远：这我就回答不上来了。但我们可以尽量变成猫，然后尽量做一只好猫呀。

（张渡远脸上微微涨红了。石雁室打开静音，嘴里还有不少杏仁，嘟囔着说了一句话。）

石雁室：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。

张渡远：我是觉得，免国现在问题很多，因此我们回去无论做些什么，都可以帮得上忙。就算给资本家打工，造出好的产品给人们用，或者多纳点个人所得税，也有帮助。如果套一句口号，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。

一舟斐：匹夫亡的时候，天下可没有在管你呀。

石雁室：看上去渡远并不是对国内有特别强的“体制认同”，更多的是“**社会/文化认同**”。如果非洲某个国家和兔国的发展路径完全一致，渡远肯定不会努力地去辩护。

张渡远：是呀。如果让我长期定居米国腐国霓虹国，将来孩子变成一个米国人腐国人霓虹国人，想想就觉得不是滋味。

一舟斐：首先你得找到一个女朋友。

张渡远：不提也罢，认识的女生听说我一心想要回国，就没有然后了。

一舟斐：也不能以偏概全，你在其它方面的劣势也不少。

石雁室：跑题了，还是继续说社会文化认同。

一舟斐：其实我不太理解渡远这种情怀。我觉得爱国情怀只是一种进化论的产物：在17-19世纪，能调动民众爱国情怀的欧洲国家战斗力强一些，把其它国家打败了，从而使得“爱国”变成了现存国家的主流思潮。我还是希望自己可以是一个世界公民，能在任何国家任何地方生存，吃遍全球的好吃的，也关注全球的苦难。

张渡远：但是现实是你现在身处敌国，并且想出门买个菜都要战战兢兢。

一舟斐：最近几年世界的现实是逆全球化，但是不耽误我们继续有世界公民的理想。我也相信有些道理是普世的：大家起码都应该有罗斯福当年说的四大自由，言论自由信仰自由，免于饥谨免于恐惧。我没有能力给一个地方提供这些自由，所以就只好用脚投票，选择有这些自由的地方。

张渡远：嗯我承认“白左”的理想是高贵美好的。“白左”这个词在国内互联网是纯贬义，但我并没有贬低的意图。我的视野比你狭小一些，我明显更关注兔国的人和事。我想搞清楚为什么国内有人穷有人富，如何才能让穷人变富；为什么国内有人痛苦有人开心，如何才能让痛苦的人变开心。我承认米国感恩节各族人民大采购是种族大拼盘的奇观，但是我更容易在经历春运时莫名感动；我承认枪支泛滥和种族矛盾是米国重要的话题，但是我看到国内水灾的时候会更揪心一些。我对这里的事情毫不关心，所以在这里的每一秒我都在慢慢死去，我正在一个奇怪的国家浪费自己的生命。

一舟斐：现在的事实就是我们在异国，回国航班全部停飞，兔国护照马上就要过期，兔国驻米国大使馆在半年前就消失了。我觉得哪怕出于现实角度，也应该考虑“国籍的相对主义”：我们出生在哪里，是一个随机事件，并不由我们选择。因此我们在道义上，并没有爱国的义务。而我们想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，还相对容易一些，因此这才应该是我们确定国籍的方法。到现在为止，我人生的四分之一在米国，因此我就是个有四分之一米国国籍的混血儿了。如果我一辈子在米国侨居，成家生子，等到老了的时候，无论我出生在哪里、护照由谁颁发，我和米国人有什么区别吗？同样的，如果我去风车国枫叶国霓虹国铁塔国，在那里长居以后，也就是那里的人了呀。

张渡远：我理解你每一句话的意思，也尊重你的选择，但是完全无法共情。我不能接受“国籍的相对主义”。所以在这里的每一秒我都在慢慢死去，我正在一个奇怪的国家浪费自己的生命。

(石雁室刚刚有点犯困，现在迷迷糊糊地接了一句)

石雁室：这句话我好像听过一遍了。

张渡远：今天话不投机，就聊到这里吧。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再见，你们各自珍重。

(张渡远退出了视频，石雁室与一舟斐面面相觑)

石雁室：今天聊得太沉重了，改天一起打游戏吧。

一舟斐：嗯好，下周六我有空，下周再聊。

(通话结束)

一小时后，张渡远发邮件给石雁室和一舟斐：

我已经定了今晚飞去阿拉斯加的机票，准备在那里开车到白令海峡最东侧，然后游泳去毛熊国，从西伯利亚经东北回国。我有可能会在去白令海峡的路上死掉，有可能会在白令海峡淹死，有可能在西伯利亚冻死，也有可能成功回国。无论如何，都比在异国他乡永久隔离好一些。我们就此别过。

两天后，张渡远发短信：

已至米国控白令海峡最东端：小第欧米德岛（Little Diomed Island），意识清醒，体征正常。

之后五十八年，石雁室再也没有听到过张渡远的消息。